

梦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银一两

浅草茉莉 著

和风主编



银一两

浅草茉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一两/浅草茉莉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80723 - 174 - 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第1辑)

I 银… II 浅…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842 号

银一两(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浅草茉莉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64

字 数:2700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723 - 174 - 2/I · 51

定 价:135 元(全 3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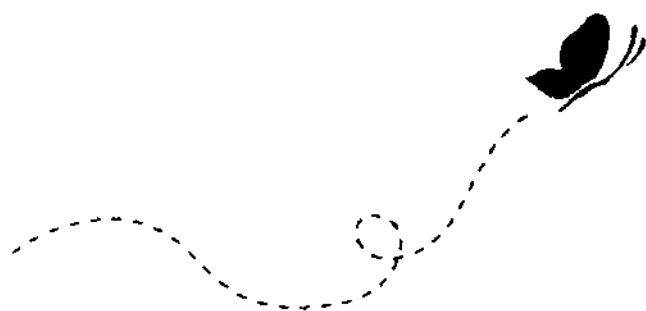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1

金陵皇朝建朝数年，一片四海升平。

于金陵建朝起，这金陵首都城内孔雀大街北边的名巷就开始大兴土木，大规模兴建金陵城内最大的“和宫王府”，工程之浩大，共征召民兵千余名，耗时两年终于建造完成。

这座府邸雕梁画栋，占地千顷，豪奢精美的程度足以媲美皇宫，更甚，朱漆大门直指皇宫朝阳殿，与之遥遥相对，似有挑衅之味。

而在这天子脚下谁能这般奢华嚣张、无视皇威？想来只有权倾一时、尊贵无比的七王爷朱战楫有此能耐。

当今皇帝朱竟璋共有皇子十二名，但几经征战与内斗后，仅剩四名，除东宫太子外，就只有七皇子获封和宫王爷殊荣，其余二子仍未能加封，仅以皇子称之，可见七王爷无可挡的权势多么令人眼红。

此刻豪邸主人俊容正一脸无聊地端坐上位，一身锦衣华服，腰间系上一只上等羊脂龙玉，身上罩着一件杨栳织造紫袍，袍上刺有怒龙升天之绣图，看上去

威气逼人，让人不敢造次地稍加仰视。

朱战楫左手不甚耐烦地轻弹一声，左右随即涌上四五十名随从听候指示。

“上茶。”

一声令下，没人敢怠慢，不一会功夫，上好碧螺春便已端至跟前。“爷，茶来了。”身旁的人小心奉上。

“嗯。”他接茶就口，不过蹙了个眉，周围人见状立刻惊慌跪下：“爷，您不满意吗？”

“今日谁担这份工的？”

“是……十一爷府里送来专门为爷沏茶的……柳姬……”

“是她吗？专责沏茶却连茶都沏不好，一无是处，可惜长得这么标致，可惜、可惜，斩了她吧。”他淡然地交代。

“是……”底下人一脸死灰。又死了一个！

王爷喜怒无常，杀人更是比捏死一只蝼蚁还容易，所以在王府当差人人心惊胆战，个个无不提着脑袋在办事，就怕一个不当心，就连沏茶这种小事都可能掉脑袋。

朱战楫蓦然起身，负手持着镶金边玉扇，轻拍着背，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到来。

他神情讥诮，却无人胆敢上前问上一句。

“爷，太子求见，您见是不见？”王府总管来报。

照理说，太子来访，身为王爷的主子理当出迎，但当今世上谁人不知这太子不过是有名无实，仅是七王爷的傀儡罢了，而七王爷的势力只怕连皇帝都不敢折其锋，所以此次太子来访，不是底下人瞧不起，而是主子与这太子向来话不投机，十次总有七八次避而



不见。

“见，今天我若再不见他，怕他要寻死寻活赖着不肯走了。”他一脸讽笑。

原来爷今天等的就是他！总管了然地应声去将人请进厅堂。

“七弟，你总算肯见我了。”太子朱战淇一见他，立刻有如见到救世主一般巴上前。

“太子，你说这是什么话？七弟我怎敢不见太子尊容，这话传出去可要失了太子的威仪了。”朱战楫轻摇玉扇，笑容却有着轻蔑。

“呃……是是是，七弟说得极是。”太子干笑，瞄了一眼这富丽堂皇新落成的府邸，比他的太子府还要讲究上数倍，心下有些不满，却也不敢多言，瞧了厅中上位，自然就想坐上去，只是屁股才要坐上，就见仆人竟将为他端来的茶点置于主位下方的客座。

他赶紧火烧屁股似的拉直身子，没敢抢了主人的位子，尴尬地自行转身就坐于仆人安排好的客座。

朱战楫唇角上扬，信步坐定主位，这才抬头看向太子。

“太子，今日可是为了太子妃妻舅之事而来？”不想与他啰唆太久，他索性主动提及。

“是啊……七弟，你也知道我那太子妃就这么一个弟弟，宝贝得不得了，若有得罪，你大人有大量，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他吧？”太子硬着头皮请求。

日前，太子妃的宝贝弟弟仗着姐姐是太子妃，居然与黑官勾结干起卖官挣钱的勾当，试问卖官挣银哪一朝没有？原也没什么，偏偏这小子不长眼，什么官位不卖，竟将七弟计划赏赐给昔日爱将的五品官职，

卖给了金陵市集中稍有银两的屠夫，此举无疑是公然侮辱了七王爷。其实有他这个太子姐夫撑着，侮辱谁都没关系，即使得罪了皇帝也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但惹上七王爷，绝对是死路一条！

因此在得知得罪的是七王爷时，他这妻舅当场吓破胆子，直拉着太子妃来跟他磕头，求他救他一命，他原先也不想蹚这浑水，可是冲着太子妃的眼泪，明知不可为，也只好硬着头皮前来试试。

“看在你的面子上？”朱战楫无瑕玉面阴沉地露齿一笑。

“七弟……”他几乎要软下脚来不求了。

“说到面子，太子，七弟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你可知多少人到我跟前碎嘴，这事若没太子在背后撑着，小舅子敢这么嚣张吗？”他气定神闲地盯向来人。

太子一听，这还了得，连他都扯了进去！当下急出一身冷汗，情急之下拉住了弟弟的衣角，随即又心惊地赶紧松手，就希望他不要注意到自己的举动。“胡、胡……说八道！是谁？是谁敢造此谣言？我怎么会唆使妻舅与七弟过不去，这这……七弟，你应该不会信此重伤之言吧！”

“是吗，我原也不信，但瞧你为妻舅求情不遗余力，我不禁要怀疑……”朱战楫神情不悦地盯住他所触碰过的衣角，神色明显转沉。

一旁仆役见状，已先行入内为主子准备更衣焚服。因为谁都知道爷不爱被人触碰，凡在不被允许之下受触碰，事后他必更新衣、焚旧服。

糟！七弟注意到了！这下太子更急，只得装做没事，就盼七弟饶他这回“触身”之罪，否则两罪相加，不死也要半条命。



“没事！七弟你可不要听信谗言，被轻易挑拨咱们的兄弟情谊，不然这么着，妻舅的事我为求清白，三哥我将亲自彻查他的卖官罪行，倘若证实有违法证据，当即论罪绝不宽待，绝对给七弟一个交代。”为求自保，他也顾不得来时的目的了，只是如今救人不成，反成了执法刽子手，这大义灭亲说得慷慨激昂，只怕回到府邸得面对那帮姻亲的鬼哭神嚎了。

★

★

★

这日漆金华轿由十二人抬着，后头跟着二十铁骑一字排开，如此阵仗出现在阴雨绵绵的金陵街头，全因朱战楫刚下朝，忽觉心闷无趣，便命人在闹街上逛逛，半掀着眼皮，图有新鲜事能勾起他的趣味来。

看来他闲太久了，自从四海无战事，父皇登基以来，他已好久没有用心专注过一件事了，唉，人生真是无趣啊！

半垂着眼，轿子浩浩荡荡在一家面铺前经过。突然，在一阵意外的骚动后，轿子静止不动了，四周皆骇然地沉默下来，因为发生了一件令众人惊愕之事。

人人倒抽一口气，众目全不敢相信地盯着一名丫头手中的水桶——这丫头竟不要命地朝大轿泼水！

事出突然，一帮随从愕然当场，竟不知如何反应，就连朱战楫也愣住了。

只是闯祸丫头犹不知死活，泼了水后连头也没抬就返身回面铺去。

“站……站住！”七王爷贴身护卫李少总算回魂，不敢回头瞧爷的脸色，立刻怒喝出声。如此不敬的举动，不用爷下令，都该杀！

这一喝，惊得那丫头转身抬头，便瞧见一群人对她怒目相向，仿佛她犯了什么该立即斩首的死罪，而

一旁的左右邻居也露出同情不已的目光，她不禁困惑。

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位大哥，你方才叫的是我吗？”丫头指着自已，全然不解地问。

“就是你，大胆刁民，竟敢对和宫王爷泼水，你要命不要！”李少怒斥。

和宫王爷？谁呀？“真对不住，我刚来金陵，也是第一天到这铺子上工，刚刚急着打扫，不知有人经过，一时不察弄脏了你们，至于什么王爷的，都是我的错，还请见谅！”她初至金陵，不知天子脚下的人物气派这般大，不过溅湿轿身就像是犯了死罪似的，有这么严重吗？

“你！”来人的气势像是要当场砍了她似的。

她一惊，连忙再说：“这样好了，我帮你们把弄脏的轿子洗干净，如果还是不行，连你们的脏衣服我一并洗净，你说好不好……不、不不好吗？这样还不够诚意吗……好好好，我告诉你们，姑娘我没什么钱，赔不起你家主子那顶华丽吓人的新轿子，如果想敲诈你们是找错人了，不然这么着，我上工的地方就是面铺，若你们不介意，我请你们一人一碗我煮的面，就当是赔罪。”

看来人脸色越来越臭，她只得忍痛做最后的让步，瞧这群人包含坐在轿内不吭声也没露面的人加一加，少说也有三四十人，经他们这一搞，不吃垮她才怪。

敢情这丫头还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还道是人家借机要讹诈她的钱！众人皆哀叹地摇头。她死期真是不远喽！

“大胆！你当我主子是什么人？吃得惯你的粗食



吗！”李少气结。居然碰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

“粗食？我做的面在家乡可是有口皆碑，相信就是皇帝老爷吃了也要大赞不已，你竟说我做的面是粗食！”出乎意料的她竟大为光火，一反方才的低声下气，气焰高涨地朝着他大声咆哮。

可恶！她这人什么都好说话，可只要一有人批评她的厨艺，她可是会立即翻脸的，就连天皇老子来了也一样！

李少一愣，正要发作时，轿子里的人却出了声。

“李少，本王就吃她一碗面吧！”

“爷，您要吃她的面？”李少不禁怪叫一声。爷怎么了？竟纡尊降贵愿意屈就平民粗食？爷可不是一般人，饮食、起居讲究自不在话下，在王府里，全国名厨少说也有二十名，每日精心烹调，仍难博得爷的一句好，如今在这简陋面铺内，爷竟愿意委身就口，此举不仅让他，也让其他一千人吓了好大一跳。

“不成吗？”朱战楫不悦地掀帘下轿，身上仍是一身锦衣华服。

“不敢，既然爷要吃面，属下立刻去安排。”李少赶紧弥补方才的失态。

“不必，就你一人随我入铺即可。”他挥手吩咐，即缓步入内。

他一出现立刻光芒四射，尊贵气质更是不可言喻，让这家简陋的铺子更显寒酸。

一入铺他随兴而坐，漫不经心地扫了小铺一眼，才将目光落在那闯祸丫头身上。只见那丫头年约十七八岁，脸圆唇红，皮肤散发着健康的红润，除此之外，惟一让他特别瞄上几眼的是她的双眸，倒不是说她的双眼娇媚含波，相反的，她两眼炯炯有神，略带

英气、不似一般姑娘娇羞含媚。

看来泼水洒轿她是无心的。“你叫什么名字？”打量过后，朱战楫开了尊口询问。

“我？”乍见轿子的主人，她惊得合不拢嘴。好个俊美无俦的贵公子，在她的家乡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令人眩目的大人物，这会她不禁瞧傻了眼。

见她痴傻的模样，一旁的李少扬声喝道：“大胆，爷问话还不快答！还愣在——”

“无妨。”朱战楫扬手制止了李少，此刻他心情竟出奇的好，也不在意她的痴愣。“你叫什么名字？”他难得好耐性地再问一次。

“银一两，我叫银一两。”这回她总算回神，但回神后却神情不悦地瞪向李少。“你这人脾气真坏，该学学你家主子，瞧瞧他多慈眉善目，待人多客气，脾气好得没话说。”

银一两的话一说完，铺子外的众人又不约而同的倒抽一口气。这普天之下敢说七王爷慈眉善目、好脾气的人，这位离死期不远的姑娘可说第一人。

众人等着见王爷的反应，哪知他竟仰天畅笑。“说得好，本王的心肠有多好，恐怕只有你看得清了。”他自我讽笑不已，难得没有怪罪之意。

“是吗？那表示你朋友太少，少人能了解你。”她煞有其事地说。

“是吗……”他也煞有其事地沉思起来。

众人大气不敢喘上一下，只能灰着脸，觑向主子的脸色，然后又一致地责怪那不知轻重的丫头身上。

爷已经是够让人难捉摸了，这丫头还来找麻烦！

银一两愕然地睇向众人责备的目光。怎么，她说错了什么吗？

“你说你叫银一两，才初到金陵？”朱战楫再开尊口。

“嗯，是啊，怎知第一天上工就遇到这事儿，真对不住了！”她弯腰再次道歉。

他蹙眉。“既然你初到金陵，自然不知规矩，恐怕连本王是谁也犹未闻吧？”

“是啊，我才在想您是哪号大人物？瞧您这排场、这穿着，定非凡人，您要说您是皇帝，我也肯定相信呢！”

“这样啊……”他但笑不语地把玩着从不离身的镶金边玉扇。

面铺外的众人也频频点头。这丫头总算开窍了，眼前的人可是比皇上还要尊贵上几分的人物呢！

“银姑娘——”他正要开口，却遭她打断。

“公子不用客气，叫我一两便成，别姑娘姑娘地叫，怪别扭的。”她笑起来露出两颊的小巧酒窝，顿时增加了几分爽朗俏皮。

他有些怔然，然后低笑出声。这丫头果真不知他何许人也，放肆之余倒也有趣，不枉他特地下轿来吃她一碗粗面，不过她既是老天派来让他耍乐的，那么他得好好乐上一乐了。

“呃……一两，”居然取这等低俗名字，可以确定她出身低下，父母大多跳脱不了一般的市井之流。“既然你弄脏了本王的轿子，自然得给本王一个交代，你说是不是？”

银一两点头称是。

朱战楫见状，满意地接着说：“既然如此，你说会做到的赔偿都当真？”

“自然，我会请你们一人一碗面食。”她承诺的事

自然会做到。

“好，那你就煮上……三百碗面，这样应该足够这些人吃食了。”他环顾自己带来的人，加上看热闹的，少说应该也有三百人左右。

“什么？三、三……三百碗！”她惊叫出声。不会吧，三百碗，这岂不是要她破产！

“怎么？反悔了？”他微变了脸。

瞧见他乍变的神色，她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变脸变这么快，好脾气公子竟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还真有些吓人呢！

“反悔是没有，不过这三百碗面吃完后可会让我一穷二白，更让初入金陵的我夜宿街头了。”她苦着脸。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是你答应要请所有人吃面的。”三百碗面换她一条小命，该是值得了，就算要她今后露宿街头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好吧，既然公子硬要我赔我就赔，公子请稍坐，我这就煮面去，马上来。”她说到做到，立即神色认真地要煮面去。

“慢着！”他唤住她。

“嗯？”银一两回身，听他还有什么吩咐。

“你说过，你煮的面连皇帝老子吃了都要称好，所以别忘了，若煮不出让人称赞的好面食，本王可饶不了你，非要治你一个诈欺之罪不可。”

“噢？”

“害怕吗？”他心怀不善地欺向她，撇嘴一笑。

“怕？怎会，我做的面天下第一，您吃过便知。”她自若回笑，嘴角一扯动，酒窝又浮上双颊，让他一时间呆愣了。



“是吗……下去吧！”他迅速收回失掉的魂，也恼自己的失态，因此有些许的闷闷不快。

★ ★ ★

银一两手脚颇快，不一会功夫便端出七八碗香喷喷的汤面，第一碗当然先请朱战楫尝，不待他评论，回身又赶紧为其他人煮面，显然对自己的手艺很有自信，不相信他会有不满意的可能。

他愕然地盯着眼前的汤面，发觉它香气浓郁，配料上的搭配色泽鲜美，看上去确实令人食指大动，看来她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要治她诈欺之罪恐怕不成了。

接过李少呈上来的筷子，他竟难得有胃口地挑起面条吃了起来。果真不错，色香味俱全。“李少，你们也吃吧，面凉了就不好吃。”没他的吩咐，底下的二十人无一敢动筷。

“是。”这声吩咐一下，众人立刻大快朵颐一顿。边吃边暗想，想不到在这不起眼的铺子内竟有如此上品面食，难怪连嘴刁出名的爷都忍不住动了筷子，可见这碗面真是绝品。

三百碗面煮得并不轻松，见银一两忙进忙出的煮面端面，忙得她香汗淋漓，却始终带着酒窝笑容，认真地端上每一碗质量一致，不会因数量甚多而偷工减料的面。朱战楫远远打量着，这笑容让他觉得刺目。

好不容易等她将整整三百碗面端上，才累极地走向他，瞧人人皆将碗中面吃了个碗底朝天，大赞料多味美是一等一的好味，惟独他一碗面只吃了一半。她愣了愣，难道他不满意？

“不好吃吗？”她口干地探问。

“你说呢？”他不答反问。

“肯定是不满意，否则不会留下这许多——”

“错了，爷是满意极了，否则以爷的习惯，餐桌之上同样一道菜不会动上两次筷子，你这碗面已让爷破了戒——”李少在瞧见爷的脸色时倏然闭嘴。糟了，竟在爷面前多了嘴！

都要怪这面太好吃，所以才会不忍煮面人误以为爷不喜欢而一脸难过，一时多嘴说出爷的习惯，瞧爷拉下脸，他这才知闯祸，立即低首躲回主子身后，不敢再造次。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公子是满意我的厨艺了，那么应不会治我诈欺之罪了吧？”安心后，银一两笑嘻嘻地问。

“嗯。”朱战楫淡然地点头，似有些不甘愿。“继续下一件吧！”

“呃？”什么下一件？

他慵懒地支着下巴，简单提醒：“清洗轿子。”

“什么？还要我清洗轿子？”

“没错，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相信在座人人都听得十分清楚，你可别赖帐。”

“可是……”谁让她多嘴，这下可真要累惨了。“好吧，我清洗就是了。”拉长了脸，她只得振作起精神来打水洗轿。

见她正直好欺，他心境一转，那就欺到底吧，反正他正无聊得紧。

“洗完轿，别忘了将我随从的衣物一并洗净，不可有一处脏污。”他又加上一句。

“你！”她气得转身瞪视。

他嘴角上扬，笑得好无辜。双指轻弹，李少即刻躬身向前，听候吩咐。“去，回府要人送上我的碧螺